

中國人看日本人

龍寶麒

五年前經日本到歐洲，在東京停留五天，是我觸感最多的一段旅程。我出生在對日抗戰的期間，自幼即嘗受顛沛流離之苦，從雙親的口中聽到太多侵略者的暴行，在小小的心靈中，已燃燒着復仇的烈焰。臺灣漫長安定的生活，沖淡不了我孩童時代那段艱苦歲月所烙下的印象。

我怎樣待日本人

記得在留學歐洲期間，我一直用冷漠的態度來對待我所遇到的日本人，我班上的日本同學是我潛意識的競爭者，每次當我在成績上超過他們時，內心便得到極大的滿足。我會碰到過好幾位對我曾付出真感情的日本朋友，並從遙遠的地方寄來衷心的祝福。尤其是當我在一九七〇年暑假旅美時，曾在紐約碰到一位相當端淑，從東京來的日本女學生，彼此成爲非常好的旅途上的伴侶。之後，我回到歐洲，她會數度來信，要到巴黎探望我，但是，在我内心深處的「情結」，使我一直在迴避談論這一問題。我當時的這種固執，對我的一生豈不產生極大的影響？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物質上的破壞，已經重建，但是，在人們心理上所留下的陰影，並未因時間而改變。我想

， 在這個世界上，像這種的例子，多得難以枚舉，在歷史上民族與民族的仇恨，國家與國家的戰爭幾乎沒有間斷，我只是這個巨大潮流中的一個小水滴而已。

也許命運已不同

八年後，當我來到東京時，已是六歲孩子的父親，而她（一九七〇年我遇到的日本女學生）

也必有了美滿的家庭，而這種改變與影響，不僅限於我一個人而已；如果我們再仔細推想下去的話，則一個人在偶然或無意間所做的一个決定，豈不正像投入湖心的一顆石子一樣？引起連綿不斷的起伏波瀾？試想，如果當初我沒有那先天的「敵視」心理存在，則我現在的妻子，與她現在的丈夫豈不建立另外的一個家庭，這一來勢必要牽連到改變另外二個人的命運，而這另外二個人又要改變其他二個人的命運，這豈不像核子連鎖分裂一樣，就邏輯上來說，這個數字是無窮大。

這這個世界的變化，命運的安排，與人和人之間的國際遇，真是不可思議得很。我在東京的這段時間裏，思潮是澎湃起伏的，對歷史的發展，民族的心理與人類的關係也有着很多的迷惘。

中日的歷史命運

悲劇時代成空白

我在歐洲期間看過不少電影與文學的作品，描寫戰爭中造成無數的悲劇與離散，但也在患難中孕育出至深的諒解與真情。它敘述人類如何在死亡裏尋求希望，在廢墟裏重建新生的各種真實的故事，那種仇恨混合着愛情矛盾，給予我們多少啓示？也震撼全人類的心靈。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悲劇，中日之戰開始最早，

在兩國正式進入作戰狀態之前，日本早已發動侵略的行動，但戰爭却結束得最慢，而戰爭的展開面則最廣，犧牲也最重，就在中國境內所傷亡的人口即超過所有其他戰場上的總和。我相信其間一定有數不清的感人實事，妻離子散，悲歡離合，然而直到目前爲止，我們還沒有一部够得上世界標準記載這一偉大的時代的文學作品，甚至連一部有相當客觀態度，哲學基礎，能對歷史給予真實評價的「中日戰爭史」都沒有，爲什麼？

在世界各國之中，有那兩個國家像中國與

日本一般，血統這樣接近？歷史淵源這樣深厚？在文化上產生這樣大的相互影響？在地理上有如此密切的依存關係。正因如此，戰爭在兩國所造成傷害，包括有形與無形，物質與精神，也就大於任何國家，甚至可以說是空前的。

近代以來，西方由於文藝復興，而帶來科技的進步，十六世紀開始對外擴張勢力，十七世紀推展其殖民運動，十八世紀到達一個歷史的巔峯

，接着十九世紀產生工業革命，把整個世界籠罩在勢力範圍，中國與日本共同忍受被壓迫、剝削與瓜分的命運。兩大民族聯合則榮，敵對則辱。亞父孫中山先生早在六十多年前在東京演說「大亞細亞主義」，呼籲日本作東方王道精神的干城，母作西方霸道主義的鷹犬，他已對中日關係與世界發展作了最正確的指引，只可惜日本的軍閥缺乏遠大的眼光，犯了嚴重的歷史錯誤，也造成兩大民族難以彌補的損失。

中日的維新運動

目前，世界各國都在從事現代化運動，而西方國家則成為這項運動模式的理論目標，方法與技術的供應者。在近代史中，西化最成功的國家與典型，要算俄國的彼得大帝與日本的明治天皇。但俄國雖然大部份領土在亞洲東方，然而政治的重心則在歐洲，文化傾向於西方，在歷史的發展上也與歐洲有更密切的關係。因此，日本維新運動成為亞洲國家與落後地區最值得思考、觀摩與借鏡的對象。在西化的運動史上，中國比日本起步更早，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朝萬曆年間徐光啓

與一批在華的西洋傳教士，致力於對西方科學經典的譯述。然而目前日本已經維新成功並經歷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之後，又重新站立起來，而在中國，現在還為「西方」的模式、理論與途徑爭論不休，我們甚至連「西化」的定義還未有找到一個比較正確的觀念，原因在那裏？

日本人怎樣西化

西方的學者認為日本的民族性更適合於對外來文化的學習與吸收，他們有更強的消化能力，成功地攝取西方文化的營養來滋長自己的文化機體，這是日本人成功的地方。

在「西化」的過程中，他們沒有太多猶疑不決，高談闊論。舉國上下投入了一個巨大歷史運動的高潮，他們努力篤行，在學習的過程中尋找理論的基礎，不斷修正方向的偏差，吸收更多的經驗，凝成自己的現代精神與傳統。

反觀中國則不然，人們有太多的歷史包袱與矛盾心理，更擁有一個自我優越的意識堡壘，大家一方面承認西方科技的進步，但對西方文明則自始至終抱着觀望懷疑的態度，甚至有一種抗拒的心理暗流。但另一方面，由於對外戰爭與交涉一連串的失敗，一部份人的信心則完全崩潰，全盤地否定了自己的文化價值，這兩種心態都會阻滯文化的創新。

複雜的文化層面

如果我們對西方文化有比較深切一些的了解，我們不難發現，西方國家之所以擁有今天之成

就與世界地位，絕非偶然的因素，更不是某些單項、局部的成就。割裂西方文化的精神，抽取其虛浮的皮相，斷章取義地解釋西方思想，這些都使落後國家在西化過程中，進步到一個極有限度的階段就要停頓下來，甚至於因此帶來新的社會問題。在其推翻自己舊有的價值觀之後，而進步的意識型態又不能建立，這樣的西方運動，對整個社會的發展而言，未必有利。

物質與精神力量

在西方的文明中有物質的力量與精神的力量，有有形的力量與無形的力量，事實上，後者正是西方文化中營養成份最高的精華。只看到西方的物質成就，而忽略了它的精神表現，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錯誤。剖析西方文化複雜的機體，我們可以粗分為三大層面，即經濟的、社會的與文化化的組織，而每一個層面又包括許多的層次，我們可再約略地分為下列各層次，即：機械的、科學的、經濟的、政治的、法律的、社會的、藝術的、文化的與哲學的。由下而上，愈到上層愈難突破，而一般落後國家的西化運動大都僅局限在經濟活動的層面，在東方只有日本能對西方的文化作有計劃的吸收。

比較幸運的日本

從歷史的發展來看，日本是比較幸運的國家，首先在西方國家的瓜分運動中，由於它與中國為鄰，列強把主要的目標放在中國，而忽略日本

，使得它有時間在走上中國的命運之前，及時完成維新運動。其次日俄之戰，它也佔了地理上的便宜，因為戰場在東方，遠離俄國的政治重心，後者有鞭長莫及之感。第二次世界大戰，它是主要戰敗國之中處分最輕的，它本身的領土沒有喪失，連天皇體制都能保留，而中華民國甚至放棄賠償的要求；這是因為中華民國的寬容精神，比起英、法處置德國的情形，日本能說不幸運嗎？其次，美國戰後積極扶助日本使其對抗俄國，以及韓戰與越戰使得日本成為美軍物資採購與渡假的地方，都是幫助日本經濟復興的因素。此外，它的人口是西德的二倍，在國民總生產量上佔了一個比較優越的地位，而且各亞洲落後國家正好供給它在工業發展中所需要的市場。上帝對日本眷顧之深，是別國所難以比擬的。

文化有股大力量

當然，如果我們把今天日本的成就完全歸諸於幸運的因素，這也是不公平的，對日本人民用血汗所換來的果實是不應該有絲毫忽視。因為許多中東的石油國家，並未能把上天所賜予的財富善加使用，把國家成功地走上現代化。今天在民主陣容中經濟最強大的六個國家排名為：美國、日本、西德、法國、英國、義大利。其中三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，從廢墟上重新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。我們可以從這裏獲得重大的啓示，現代化所需要的時間並不是很長的，更重要的是要看它的國民是否具備一個堅固的社會意識架構。這也就是說，經濟層面的成果，累積的時

間較快較易，文化的層面比較慢也比較難。從另一方面來說，機械的進步，科學的成就，經濟的

中日民族的性格

比較起來，中國人具備更多的天賦與才能，

但是國人的血液之中有自我爲中心的英雄主義色彩，人人喜歡單打獨鬥，隻身闖蕩江湖，每以

赤手空拳，建基立業，傳爲美談。日本人以公

司組織企業見長，中國人則爲家族經營獨步全球

，他們之間很少能真誠合作，多是各自爲政。中

國人的公司很多先生是董事長，太太是常務董事

，兒子是總經理，妻舅人事主任，姪女會計，小

姨出納，外甥業務員，它的優點是創業時期，大

家同心協力，但是由於沒有制度，完全以關係親

疏決定一切，一旦事業成功，難免漏洞百出，而

且也不是因才能與職位相稱來用人，所以它的規

模總是有限。在中國的企業裏，人際關係是一門

很大的學問，它決定你是否是一個成功的主管，

或者是否是一個受老板賞識的職員。在中國人的

公司裏有許多謠言與是非，職員們大部份的精力

與時間不是用來研究改進與創造發明，而在應付

這些紛爭，狡猾的老板與主管，可以從這裏得到

不少情報，做爲統御部屬，使其互相監督制衡的

法寶。在西方有一個非常流行的說法，如果只有一個中國人，你最好讓開，因爲他是強者，但是

如果有不只一個中國人在一起，你就可以高枕無

憂，因爲他們會自相殘殺，非鬪個你死我活不可。

如果只有一個日本人，你不必怕他，因爲他做

不出什麼大事，但是如果只有一個日本人在一起，那你要仔細提防。我以爲這是很值得我們警

惕的地方。